

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圈的时代特性

Discussion on Tim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al Ecosphere

刘 亚

LIU Ya

摘要: 由于中国大地生态类型的多样化,使得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具备了丰富的文化特色,这也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圈的构建提供了可能性。生态学理论认为,生态系统中所有的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相互作用的;同时,物种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共生对生态系统的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两者构成了体育文化生态圈得以存在和构建的科学依据。作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首先,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圈依赖于原生态的环境条件,并充分保留了远古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印记;其次,我国各民族的传统体育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从而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丰富的多元图景;再次,体育文化生态圈这个有机统一体,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系统,而非封闭的、静态的,因此,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圈具有原生态发展观、文化多样性和动态开放性的时代特性。

关键词: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圈;生态学;原生态发展;文化多元;动态开放

中图分类号: G 852 **文章编号:** 1009-783X(2010)06-0037-04 **文献标志码:** A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diversified ecological types of China, Chinese traditional sports have different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make it possible for 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ecosystem. The ecology theory believes that all things in the ecosystem are interconnected and interacted. Moreover, the diversity, richness and symbiotic ecosystem of species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the stability of the ecosystem. These provide the scientific base and principle for the existence and construction of sports culture ecosystem. At first, as an organic unity,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al ecosystem depends on the origi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eserving the cultural marks of remote antiquity traditional sports. Secondly, the nations in China develop their own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respectively which form a plentiful pictur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al ecosystem. Thirdly, sports cultural ecosystem is an open and dynamic system rather than a close and static one. Therefore, the building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al ecosystem needs to reflect the original ecosystem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adheres to cultural diversity and the principle of dynamic open.

Key words: Chinese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al ecosystem; ecology; original ecosystem development; cultural diversity; dynamic open

1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圈的含义

文化生态不仅是指人类文化和行为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同时还理所当然地指向生命圈中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的文化因子或文化种群看成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从而使得人类文化历久不衰,保持着不同文化之间的多样性统一与平衡,因此,从生态学原理和方法上来理解和把握文化多样性的辩证统一,也就使得文化生态圈的概念成为了可能^[1]。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文化生态圈就是指一定区域或范围内的人群或人类社会在共有的宗教、心理、信仰、社会习俗和价值观的基础上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文化共同体。

民族体育文化生态指特定的民族在创造和发展体育文化过程中与自然环境及人造环境的相互调适,在特定时代形成的

具有特征性的体育文化结构。民族体育文化生态是民族体育在发展过程的动态积淀,是民族群体从事体育文化创造、体育文化传播及其他文化活动的背景和条件^[2]。民族传统体育的生态文化圈是指某种民族体育文化存在的地方,体育文化生态圈是通过其生物成分、流域边界、土地类型以及体育文化现象等特征来划分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圈意味着在各民族的不同文化区域中,重建体育文化生态,寻求一种生态与传统体育可持续的、稳定的、自我维持的生活方式;使这些小规模的多样化社区体育与当地的自然生态系统有机结合起来,并发展一套合作性的适合当地的独特政策,使民族体育文化与当地的自然生态完整性相融。

雪域高原、大漠平川、平原水网、山地丛林、滨海海湾,中国大地的生态类型多种多样,这就使得我们的传统文化以及传统体育文化,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程大力认为中国的生态类型可以划分为4条不同的带状区域:最北方和西北的游牧草原地带;北方的农耕平原地带和南方的农耕水网地带;最南和西南的山地丛林地带;以及江海渔猎地带^[3]。各民族的传统体育形式因所依附的这4种生态类型的不同而存在极大的差异。

收稿日期:2009-08-15

作者简介:刘亚(1975—),男,山西忻州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体育教育训练学。

作者单位: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体育部,广东珠海 519085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Zhuhai Campus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uhai 519085, China.

胡小明则将各个民族传统体育按照地域划分为:东北及内蒙;西北;中南及东南;西南^[46]。认为中国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因为地域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文化和风采。正是由于生态类型的差异而导致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同的特征,使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根据地域的概念划构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圈成为了可能。

2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圈的时代特性

体育文化生态圈的许多主张,包括它对未来生态社会的构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生态学中生态系统功能性特征的认识,如生态系统所具有的区域特征成为体育文化生态区域社会的科学依据。从生态学的价值观点来看,体育文化生态圈因其固有的时代特性,进而成为一种实现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繁荣的理想形式。

2.1 原生态发展观

所谓“原生态”,并不是指“原封不动,原汁原味,求真禁变”的机械保护观。在商品经济时代,文化的发展也必须跟上时代的进步才有生命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是原封不动的青铜器、不是兵马俑,作为一种文化,就必然有其进化和变迁的过程。机械保护观的错误在于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抽象化,而没有看到它作为一种文化所应具有的变化过程。

在全球化大潮滚滚而来的今天,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受到了来自西方竞技体育前所未有的冲击,面临巨大挑战。随着现代社会转型的加剧,人口流动的加大,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现代交通的无所不及,西方竞技运动的许多内容已源源不断地传入边远的民族地区,迫使那里以往固有的传统体育文化变迁、革新、涵化,这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为应对、适应新的环境,文化变迁已成为当下民族文化的主旋律,这就注定所谓的“原生态”民族文化的存活机率几乎为零。那么,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圈所固有的“原生态”特性又是怎样的呢?

美国旅游人类学家格雷本认为:“所谓原真性,是一种人的概念,……其实原真性是在不断变化的”。他指出认为变化就一定会使原真性丧失是一种荒谬的观点。国际著名旅游人类学家科恩指出“原真性不等于原始性”、“原真性是可以被创造的,变化的”^[51]。根据他们的观点,可以说一种发生了变化的文化并不一定意味着丧失了文化的原生态性、原真性,也就是说原生态文化是一种可变的文化。那么到底什么是原生态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我们认为:所谓原生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就是既有鲜明个性,始终保持自身特色,文化传统主线明晰,又常变常新,与时俱进,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族体育文化。在这里,“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是2个关键词,它代表了传统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原生态文化可以流传千百年,发生多次的变迁、革新、涵化,但只要它依然保持固有的鲜明的个性特色又有强大的生命活力,原生态文化依然是原生态文化。

“原生态”包括自然的“原生态”与文化的“原生态”。自然的“原生态”指原生环境,即没有被人工干预的自然环境;文化的“原生态”指活态古老文化原型在不同时代通过积淀形成的不同文化形态的迭层和变体,它不仅包括物质文化遗产,还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6]。“原生态”理念逐渐被引入到“文化生

态”的领域中,成为一种对传统文化、民间文化乃至世界范围内小型社会的关注姿态^[7]。民族传统体育的原生态理念,渗透着自然环境的原生态和文化的原生态因素。民族传统体育大都发生发展于未被工业文明染指的少数民族地区,不仅充分展示了其所依赖的原生态的环境条件,而且较充分地保留了远古以来民族传统体育所承载的文化印记。

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繁荣的理想形式,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圈所追求的原生态发展观是对其时代特性最基本的体现。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有着共同的特性,物种多样性在自然生态中的减少意味着生态失衡,文化生态也是一样,一种民族文化逐渐被人们所淡忘而销声匿迹,无疑是对文化生态系统的人为践踏和摧残。“原生态”作为界定文化的一种特征或标记来使用,是在全球化、现代化日益直接而深刻的作用并挤压于人们的文化观念和社会文化生活的背景下,传统意义的社会文化生活发生了质的变异,使得传统文化处于不断的边缘化过程之中,于是产生了带有强烈文化诉求的“原生态”概念,以此来表达对文化市场中民族文化因素和自我意识严重缺失状况的担忧^[8]。

2.2 文化多元性

著名生态学家 E·奥德姆把生物物种间相互作用的多样性分成 2 类:1) 负相互作用,包括捕食、寄生、抗生作用。2) 正相互作用,包括偏利作用、合作和互利共生^[9]。在这 2 类相互作用中,互利共生是 2 个相互作用的物种最有利的作用方式。2 个物种长期共同生活在一起,彼此互相依赖、相互共存、双方获利,一旦离开对方就不能生存。多样性是维持生态系统稳定的重要因素。物种越丰富,每一物种个体数量越大,环境条件越复杂,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就越大,稳定性也就越大。它适应外界环境的能力和生物繁殖的能力就越强,在遭受外界侵害后的自我恢复能力也越强盛。对于生态系统而言,物种越丰富,大自然的基因库存也就越丰富^[10]。

深层生态学家接受了生态学中多样性和共生概念,把它作为自己理论的基本前提,并将它从自然生态系统扩展到人类社会,进而成为指导人类文化发展的一种新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极力倡导生命形式的多样性和人类文化形式的多样性,并将其视为社会进步的标准。

任何一种已经存在过的文化,都可以视为人类生活的一种可能。人类的文化绝不是哪一个国家、民族或个人单独创造的,民族和国家无论是大小强弱都不同程度地为人类文化这座基因宝库作出过贡献,所不同之处在于,由于各个文化种群形成的历史背景、发展进程的差异,使得各自对人类文化基因库的贡献并非完全一样。从物种生态位的意义上说,文化生态位及其功能同样是不存在谁取代谁的可能性。再有创新力的文化,新生文化永远也无法取代原生态的文化^[11]。

然而,在体育领域,我们看到的事实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正在以西方体育文化模式为标本,试图完成对世界观与体育文化理念的重建,力图以全面的整合来改造原有的体育文化传统,进行所谓的新形象的探索。美国人类学家基辛指出,这种努力只能是极度困难的失败,因为这种所谓的形象要

是成为了可能,那就会失去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不只是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也指地域群之间、民族之间和国家之间的特殊性所在,祛除了人类的多样性,到最后还是要为之付出源源不绝的代价^[11]。正如地球需要保持多种生物,即形形色色的基因、物种、生物群落,才能达到生物界的平衡一样,人类体育文化的正常发展也有赖于世界多种体育文化的相互渗透与交流。正像宗教哲学家池田大作指出的那样,任何一种动物、植物、虫和微生物,不论它们多么微小而不引人注目,但它们本身都是一个小小的宇宙,对自然界任何一个生命体的消灭,是比烧毁图书馆更为严重的行为,因为这等于永远破坏了除它所具有的本能智慧外,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存在的智慧的源泉^[12]。

这种自然生态的现象同样表现在文化生态上,当然也表现在体育文化生态上。人类的每一种体育文化的形成都经历了若干年的积累,这些体育文化形态的信息库藏是其他体育形态所无法取代的。在西方体育文明迅速席卷全球的今天,以西方竞技运动为中心的观念却正在使得世界体育文化圈急剧减少,我们正面临一个体育文化生态圈被破坏和体育文化资源与体育文化基因不断减少的现实问题。在世界多民族、多元体育文化林立的历史上,一个民族的体育要生存与发展,从来必须有自己的体育文化根基和文化形象。同样一种体育文化要想存在与发展,也从来必须有自己的民族根基,这就是我们所普遍承认的文化生长发育的文化生长基础。

从生物学的角度说,每一粒种子都含有基因和相应的特殊机制,借以控制遗传和表现基因特性,因此,实验室里培植出的再好品种拿到野外很快就会遇到各种天敌,而能够真正保持生物物种生长活力的多种基因只存在于野生环境中^[1]。世界上各个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就像生物界中的生物遗传多样化中心一样重要,有一天我们人类体育文化面临一种来自自然界或人文界中的某种危机时,或许还要从这些最原始的体育文化中寻找应付的智慧。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总有一天我们要向落后国家学习的东西,将和我们今天教给他们的一样多^[13]。每一个国家的历史、体育和传统习俗都是独特的,就如文化民族主义是深藏于人们心底的,当它受到挑战或者有一个可以表达的机会时,它就会突显出来。在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的同时,人们却越来越强调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因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生存与发育的本来基因和生长的固有根基。

我国是具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的传统体育都历史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体育文化,进而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纷繁多元图景。它的人文价值主要体现在“和而不同”上。胡小明教授将它概括为2个层面:中国少数民族在汉民族为主体的民间传统体育中体现文化多元;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中国当代体育的多样性构成,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对丰富全球体育文化的贡献。后者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真正的核心价值^[4]。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各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积累保存下来的,反映各民族意识和多元文化活动的财富。其内容的丰富多彩为举世罕见,它是名副其实的体育文化的基因

信息库,它为探究体育起源和研究各阶段诸形态的体育文化提供了“活化石”,是挖掘和创造新的体育项目和形式的源泉,具有难以衡量的价值。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这种多元价值,不但为日渐萎缩的以汉族民间体育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提供新鲜的营养和持续发展的活力,而且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个多样性的整体,又将进一步为世界体育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

多样性的发展是体育乃至人类文化的必由之路,趋同化和单一化则代表着羸弱和衰退。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须确立和坚持多元化发展的思路,作为在未来社会将大有作为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我们绝不能辜负了这一点。

2.3 动态开放性

具有“原生态”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往往多集中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现代文明少有染指的地区。在接受了现代文明的人看来,这些体育文化生态区的价值是巨大的,但当地人民却有着强烈摆脱贫困、追求现代生活的愿望。在这种愿望下,他们往往意识不到自己所拥有的财富的价值,甚至将之抛弃。多年来,他们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孜孜不断地努力。从已有的事例来看,人们总是将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作为考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有一位台湾学者指出:在人均收入1000美元之前,只要能赚钱,文化都不要了。过了1000美元,开始觉得文化还有点意思。过了人均3000美元,文化就开始重要了。过了1万美元,社会发展规划就变成文化建设第一。不仅内地,台湾也一样,不仅中国,全世界都一样^[14]。管子所谓的“仓廩实而知礼节”大概就是这个规律。

那么如何处理好社会发展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关系?这个困扰我们很多年的问题的解决,最终依赖于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圈动态开放性的特性的理解和把握。

人类所创造的每一种文化就像大自然生态圈中的一个物种,他们都是人类生存其中的文化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动态的生命个体,各种不同的文化或文化种群聚集在一起,最终就形成了我们今天各种不同的文化群落、文化圈。而把各种不同的文化群落和不同的文化圈联系起来而形成一个多样性统一的人类文化生态圈的,就是由各种不同文化特色的类似生物链的文化链——各种地方性、民族性的文化种群,它们互相联结而成为一张动态的生命之网^[1]。各种不同的文化种群,作为人类文化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具有自身的价值,为维护整个人类文化的完整性和文化圈的正常运转而发挥着各自重要的作用。这种人类不同的文化种群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动态文化网络被看作是类似生物界的复杂生态圈。

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观是一种整体和联系的观点。F·W·莫特说:“正宗的中国人的宇宙论是一个有机体过程的理论,即整个宇宙中的万物是一个整体,其组成部分既相互作用,又同时参与同一个生命过程的自我生成和发展”^[15]。中国人相信存有的连续性,这种观念是执着而深刻的。中国传统文化里将生命过程看作一个自发自生的有机体进程,它表明了3个基本要点:即连续性、完整性和动态性^[15]。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圈同样是一个完整的连续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体育、人、

自然、宇宙都包容在这个存有链之中,它永不会被打破。在宇宙中的任何一对事物之间总可找到它们之间的连接点。它总在那里,这需要加以深入地分析和研究才能发现。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圈这个有机统一体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我们要把中国宇宙论思想的 3 个基本要点紧密联系起来才可以理解。中国的思想家批判性地意识到了人类文化的惰性,且这种惰性终将导致人类文化停滞不前;与此同时,他们也领悟到了人们可以效仿宇宙进程的无限生机性来塑造自己的道理。体育一人一自然这个复合的有机进程不仅具有内在的联系和相互依存性,还具有发展的无限潜力。中国太极拳的“圆形文化”与现代西方体育所主张的进化思想大相径庭。诚然,传统的中国体育观缺乏直线性发展的思想,但是,反过来说,把中国的体育说成是一系列相关事件在时间顺序上的重复罗列,那又是具有误导性的。中国的传统体育观并不是循环论的世界观。它既不是循环论,也不是螺旋论,而是转化论。例如,中国武术思想中有“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的观念,就是讲武术这种外在的形式带给人体的从身体到精神上的升华。

生态体育观是有机体的生命的过程,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无头无尾,永远扩展,永无止境。从这一意义上说,西方竞技运动所主张的优胜劣汰的直线型发展的观念是片面的,它只能说明进程中诸多体育形态中的一种,而不是全部。“不管是循环运动或是螺旋运动,它们都不能充分描述宇宙转化中的多样性,因为这个系统是开放的、动态的,而不是封闭的、静态的。任何几何设计也不能描绘出它复杂的形态”^[15]。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圈是一种“非断非常”的文化,所谓“非断”就是指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是那种只有变化,没有传承;只有变迁,没有灵魂;只有随波逐流,而无主脉的文化。所谓“非常”即指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是那种一成不变,僵死呆滞,没有生命活力的文化,而是常变常新,与时俱进,开放共融,不断创新的文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应跟上时代的进步才有生命力。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它一方面抛弃自身封闭、保守、僵化的东西,与其他形态的体育文化积极交流、共融,不断地吸收、消化它们优秀的东西,将其纳入自身的体系,丰富、发展自己,同时也固守着自身的“根”,保持着自身的个性与特色,传承着自身优秀的东西,并向外传播它所拥有的精华,促使其他形态的体育文化也健康发展,和其他体育文化一起形成世界体育文化和谐发展的氛围和健康的文化机理。这就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圈的动态开放性。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圈并不只是强调“保护”,保护并不能解决一切矛盾,但如果失去了对它的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在经济大潮中又极有可能被抛弃进而消失,这样的例子已经很多了。那么如何保护?保护的实质是什么?以熊关所提出的“新保护观”^[15]来看,实质就是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非断非常”性。无论它是注重“变”,变得失去了自身特性,随波逐流,淹没在历史的大潮中;还是注重“常”,抱残守缺,因循守旧,一成不变,看起来似乎与原初文化一模一样,实质已僵死呆滞,终会被时代淘汰,这 2 种情形下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都

不再具有任何意义。

这种“新保护观”应用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领域,上述各种矛盾和困惑就会迎刃而解。首先,新保护观不违背文化发展变迁的基本规律。第二,新保护观不排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商品化,反而希望通过民族体育文化的商品化实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良性变迁,如传统体育文化借助生态旅游的开发,进而为更多人认识和参与,从而促使它实现在新时代的函化和革新,在新时代找到生存的沃土。第三,新保护观是一种可持续发展观,它既能改善当地居民的生存状况,又能满足现代社会对原生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需要。最后,新保护观作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圈动态开放性的根本体现,是目前唯一能够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实践取得成功的文化保护观念。

3 结语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圈的实践表明,深层生态学思想中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表明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关于区域社会生态实践的社会理想。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圈的 3 个时代特性,体现着文化变迁的本质属性,在一个动态中实现平衡。虽然民族传统体育生态文化圈在全国范围内实践的愿望过于理想化,但人们对于这种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兴趣正在日益增长。

参考文献:

- [1] 文小勇. 论文化生态圈与文化安全[J]. 思想战线, 2002, 28(4): 94-95.
- [2] 杨雪芹. 滇西北白族, 纳西族, 藏族体育文化生态考察研究[A].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编. 第八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摘要汇编(一)[C]. 北京: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2007: 452-454.
- [3] 程大力. 论生态类型与传统体育[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4, 30(1): 16-17.
- [4] 胡小明.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多元价值[J]. 体育学刊, 2007, 14(8): 67.
- [5] 熊关. 原生态民族文化保护观质疑[J]. 商业时代, 2007, 19: 98-99.
- [6] 苗欣. 原生态理念与农民安置社会设置问题研究—以长沙为例[D]. 湖南: 湖南大学, 2003.
- [7] 丁丽洁. “原生态”唤醒文化记忆[N]. 文汇报, 2006-05-18(1).
- [8] 李松. 原生态: 概念背后的文化诉求[N]. 光明日报, 2006-07-07(6).
- [9] 奥德姆. 生态学基础[M]. 孙儒泳, 钱国桢, 林浩然, 等, 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1: 206.
- [10] 史密斯. 生态学原理和野外生物学[M]. 李建东, 根国盘, 季蕙, 等, 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8: 199.
- [11] 基辛. 当代文化人类学[M]. 台北: 巨流图书公司, 1980: 23.
- [12] 池田大作. 21 世纪的警钟[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96.
- [13] 王铭铭. 文化格局与人的表述[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173-177.
- [14] 陈耕. 闽南文化生态保护规划区思考[EB/OL]. (2007-06-11) [2009-12-25]. www.xmnn.cn.
- [15] 杜维明. 存有的连续性: 中国人的世界观[J]. 世界哲学, 2004(1): 86-87.